

A large, stylized sunburst graphic composed of numerous thin, radiating lines, centered at the top of the page.

大 衆

文 化 叢 書

蘇聯的農業組織



一九五〇年一月三版

大眾文化叢書

蘇聯的農業組織（全一冊）

◎基價二元七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吳清友

發行者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 印翻得不 · 權作著有 *

· 總目編號 · (一四三二七)

印數1—5000

蘇聯的農業組織目次

蘇聯農業發展的道路

A. 戰前蘇聯的農業改造

一

B. 戰時蘇聯的農業生產

七

C. 戰後蘇聯的農業建設

二〇

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方法

二八

蘇聯國營農場的组织

三四

A. 農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所有制

三四

B. 國營農場的發展

三九

C. 國營農場的专业化

四三

D. 國營農場的管理

四五

四 蘇聯集體農場的組織……………四九

A. 集體農場在蘇聯……………四九

B. 蘇聯集體農場的管理……………五三

C. 蘇聯集體農場的勞動組織……………五九

五 蘇聯機器拖拉機站的組織……………六六

A. 機器拖拉機站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的意義……………六六

B. 機器拖拉機站在農業中的地位……………六九

C. 機器拖拉機站與集體農場的相互關係……………七〇

D. 機器拖拉機站發展的經過……………七三

蘇聯的農業組織

一 蘇聯農業發展的道路

A. 戰前蘇聯的農業改造

大家知道，革命前的俄國，是小農占優勢的落後農業國。自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後，才完成了農村經濟社會主義的改造，把渺小的個體農民經濟，結合爲集體農場，清算了富農階級，創立了世界上最大、最進步的農業。蘇聯集體農場制度之優點，在對德戰爭時期中最明顯地表現出來。蘇聯當時如果沒有這樣穩固的集體農場，在農村中還統治着渺小的個體經濟，那末它將經不起這次戰爭嚴重的考驗，會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俄國那樣，農村經濟難免趨於衰落，而農民將受破產及貧困的痛苦，衛國戰爭的結局，將呈現另外一幅圖景。現在讓我們先把社會主義農業發展的經過作一簡略的敘述吧！

實際上，蘇聯農業在完全集體化之前很久，在農村中就已有了國營農場及土地共同耕種社的存在。它們以自已的成就，告訴農民以集體勞動的優點。但農業大規模的集體化，是在內戰及外國干涉結束之後的事情。當時蘇聯政府號召千百萬農村勞動者轉向農業集體化的道路，同時城市的工人也派了成千成萬組織者和領導者到鄉村去幫助農民。蘇聯政府廣泛地展開了新式農業機器——拖拉機、康拜因（刈打兩用機）以及化學肥料等的生產，把農業集體化運動往前推進了一大步。當時以剝削農民勞動為生的富農階級，曾經瘋狂地反對集體農場。因此，發生了所謂「清算富農階級的運動」。結果有八十多萬公頃過去屬於富農的土地，被交給勞動農民，奠定了農村經濟集體化的基礎。蘇聯農業集體化，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結束時（一九三二年），大體上已告成功了。

然而蘇聯集體農場最發達的時期，是屬於實行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初期。這一時期，蘇聯的工業生產，特別是農業機器及拖拉機的生產，有了長足的進步，而農業合作社的普及，更給富農階級以重大的打擊，替集體化運動開闢了一條寬宏的大

道。只一九二八年一年，蘇聯全國成立的集體農場計有三萬二千五百零六個，耕地面積達一百三十九萬公頃。一九二九年蘇聯全國集體農場的耕地為四百二十六萬二千公頃，一九三〇年增至一千五百萬公頃，是年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生產了四萬萬普特（每一普特為三十六磅）以上的穀物，比一九二七年富農所生產的超過了很多。

從那個時候起，蘇聯把全國劃分為三區，各別規定了集體化的不同速度。

第一類是最重要的穀物生產區，這些區域對農業集體化準備得最充分，擁有的拖拉機也最多，這裏的國營農場在過去食糧貯購運動中所得到的反富農鬥爭的經驗也最豐富。屬於這一區的，是高加索北部、伏爾加河中游及下游。蘇聯政府規定這些區域在一九三一年春季務必在基本上完成集體化的工作。

屬於第二類的穀物生產區是烏克蘭、中央黑土地帶、西伯利亞、烏拉爾、哈薩克斯坦等穀物區域。規定這些區域在一九三二年春季務必在基本上完成集體化的工作。

屬於第三類的穀物生產區域，包括莫斯科、外高加索、中央亞細亞以及其他邊

疆共和國。規定這些區域在一九三三年底務必在基本上完成集體化的工作。

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在蘇聯出產穀物的主要區域中，集體化已經包括農民經濟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一九二八年春季只有百分之二—三），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計有三千六百萬公頃。

一九三一年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又往前跨進一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經濟已被結合到集體農場中去了。

一九三四年底，集體農場制度在蘇聯已成為鞏固與無敵的力量。全國農民經濟有四分之三已被結合在集體農場中，後者的耕地面積，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九十。

一九三七年被組織到集體農場中去的有一千八百五十萬個農戶，計占蘇聯全國農戶總數百分之九十三；其穀物種植面積，等於全部農民穀物種植總面積的百分之九十九。它們以十七萬萬普特的穀物獻給國家，這就是說比一九一三年地主、富農及農民所供給的總數至少多四萬萬普特。由此可見當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時，

農業集體化運動在基本上已經大功告成了。但此種成功絕對不是偶然的，它是在蘇維埃政府及布爾雪維克黨領導之下，全國人民長期奮鬥的成果。

蘇聯由於具備的社會經濟制度之優越以及方法和目標之正確，以致農業集體化的進行頗為順利，而結果之輝煌，尤博得世人的驚異。如果說一九二九年蘇聯全國個體農戶還有二千二百五十五萬八千戶，那末到一九三〇年它就減少至四百萬戶，這主要是由於集體農場數目增長的結果。由於集體農場之增加，到一九三〇年秋，它所占的耕地面積已達三千六百萬公頃，但第一次五年計劃規定到結束時候的集體化的面積也不過二千零六十萬公頃，可見五年計劃在農業領域內已經有了超過計劃的完成。一九三〇年蘇聯集體農場提供全國商品性穀物之半數。集體農場包括百分之四十的主要穀物區域。在集體農場中利用勞動力及勞動工具的效率，比個體農民經濟增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到一九三一年，蘇聯集體農場所佔的耕地，已達全國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六十三。這一年蘇聯集體農場運動有了新的開展，在主要的生產穀物區域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經濟，都包括到集體農場中去了，可以說全

盤集體化在這裏已經達到了預定的目標。在次要的生產穀物區域和生產技術作物（工業原料）的區域中，集體農場團結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農民經濟，二十萬個集體農場和四千個國營農場耕種了全部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二，而個體農民只耕種了三分之一。無疑的，這是社會主義在農村中的大勝利。

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實行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在這一時期中，隨着工業的高漲、技術的改進、科學的發達、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準的提高，農業也有進一步的昂揚。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時期內，蘇聯農業出產總量比第一屆五年計劃時增至一倍半，即增加百分之五十四。一九三七年蘇聯農業提供了七十萬萬多普特穀物的收成，而一九二七年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總共只產穀物三千五百萬普特，一九三〇年也不過生產四萬萬多普特罷了。

在農業機械化方面，第二屆五年計劃也達到了巨大的成功。農業的拖拉機和康拜因之產量，超過計劃中所規定的數量。因此，按照技術水準及生產能力來說，在第二屆五年計劃完成時，蘇聯農業比世界上任何一國的農業都更先進。可是在亞

麻、棉花、玉蜀黍收割的機械化方面，比較差些。

遠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結束時（即一九三七年），蘇聯農村中的耕墾工作有百分之七十五都用拖拉機來進行。打穀工作的機械化，達到百分之九十四；糖蔗榨汁工作之機械化，達到百分之九十。蘇聯全國穀物播種，有百分之四十都用康拜因來進行，而在南部及東南部各區的百分數甚至提高到百分之六十。

B. 戰時蘇聯的農業生產

一九三八—一九四二年是蘇聯實行第三次五年計劃的時期。

但如在工業方面一樣，蘇聯第三次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也因希特勒德國於一九四一年六月對蘇聯背信的進攻，未臻完成而告中止了。蘇聯倚靠社會主義的農業，在全國已奠定了鞏固的基礎，集體農場制度在農村早也獲得輝煌的勝利，所以就在戰爭的環境下，蘇聯的農業仍能照常生產，這我們可從伏志聶辛斯基著的「戰時蘇聯經濟」一書中獲得明證。他寫道：「如果說蘇聯的工業提供蘇軍以戰鬥的技術，

那末農村經濟就以糧食保證前線及後方，以原料保證工業了。」糧食問題在革命前俄國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戰爭經濟時期，在蘇俄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內戰經濟時期以及蘇聯在這次衛國戰爭的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戰爭經濟時期，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被解決了。

與革命前時期相比較，蘇聯穀物生產的社會結構根本地改變了，那時整個商品穀物的百分之七十二，都被集中在地主和富農的手裏。

如所周知，在蘇聯，商品穀物的生產，基本上是被集中在社會主義企業——國營農場及集體農場上。

就商品穀物的生產水準來說，三個時期的差異特別鉅大。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革命前，俄國的穀物採辦和貯購提供了十三億九千九百萬普特；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蘇俄的初期，提供了九億二千萬普特；一九四一——一九四四年在蘇聯，則提供了四十二億六千四百萬普特。蘇聯最富足的穀倉——烏克蘭和北高加索雖在戰時被德人占領了。然在機械化的社會主義的大農業基礎上，商品性穀物仍有增長的可

能。

歷史告訴我們，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非常嚴重地影響到俄國的農村經濟。穀物的播種面積從一九一三年的九千四百萬公頃減縮到一九一七年八千九百萬公頃；而在這些年份內，穀物的生產幾乎減少十五億普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前，烏克蘭提供俄國各種穀物資源的百分之二十五，北高加索各區提供百分之十二點六，伏爾加河流域各區提供百分之十二。西伯利亞、烏拉爾及哈薩克斯坦的各種穀物資源，只占百分之十八罷了。因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進行之際，烏克蘭恰是接近前線的地帶，而以後則成為戰場，俄國糧食的恐慌，就非常地尖銳化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內戰年份，蘇俄陷於真正糧食災禍之前，這個災禍被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大努力所遏阻了。如果穀物的儲購總共只占一九一七年蘇俄收成中的七千三百四十萬普特，那末在一九一八年它就增長到一億零七百九十萬普特，一九一九年增加到二億一千二百五十萬普特，而在一九二〇年則已達到三億六千七

百萬普特。可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外國軍事干涉的結果，到一九二一年，農村對穀物種植面積及穀物收穫量被迫急劇地減縮了。

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戰爭經濟時期，蘇聯對商品性穀物之需要，無比地增加起來。都市及軍隊的穀物消費也增長了。雖然物產豐富的烏克蘭和北高加索曾告暫時淪陷，可是糧食問題在蘇聯被有效地解決了。衛國戰爭時期蘇聯糧食問題之解決所以成爲可能，是由於：

第一，倚靠保證穀物高度商品性及總收穫的集體農場制度；
第二，倚靠商品穀物的基本量，被集中在主持糧食的正確計算和分配的國家手裏；

第三，由於全國穀物生產之新分佈，蘇聯東部各區產額的增加。

與革命前一九一三年相比較，蘇聯領土上穀物生產分佈中的變化，可從下列統計資料中看得出來。在穀物總生產中，烏克蘭的比重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五減少到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三；同時期內北高加索的比重從百分之十二點六減

少到百分之一〇點六；伏爾加河流域各區的比重，保持百分之十二的水準。同時烏拉爾在穀物生產中則把自己的份額從百分之八點四增加到百分之九點七；西伯利亞把自己的份額從百分之七增加到百分之十一點七，以及哈薩克斯坦在穀物的生產中把自己的份額從百分之二點八增加到百分之三點四。

社會主義農業增長的結果，一九四〇年蘇聯東部各區穀物的生產增加到十八億三千八百萬普特，而一九一三年革命前俄國在東部各區所生產的不過一億零三千四百萬普特罷了。

這意味着衛國戰爭時期蘇聯東部業已創立了以穀物供應全國的有力根據地。

蘇聯雖受了戰爭以及領土暫時被占的損失（一九四二年的穀物購儲比一九四〇年減少一倍多），但社會主義農業的成功，使蘇聯在衛國戰爭開始時全國就有相當多的穀物準備之積累，因此仍造成了對蘇軍及人民的糧食供應之穩定。

衛國戰爭是蘇聯集體農場制度鞏固性的考驗。在戰爭經濟時期，社會主義的紀律在集體農場中鞏固起來了，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代替被召入伍的集體農場幹部，

集體農場的知識份子的新幹部成長了，蘇維埃的婦女在此種幹部的新生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下舉數字顯著地說明了蘇聯婦女在拖拉機駕駛員、康拜因駕駛員、機械人員的幹部和機器拖拉機站工作隊員的成份中，以及在集體農場領導者成份中比重的增長。根據統計，戰時蘇聯婦女在機器拖拉機站的拖拉機駕駛員成份中的比重，從一九四〇年初的百分之四，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四十五；在機器拖拉機站康拜因駕駛員中的比重，從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三；在機器拖拉機站汽車駕駛員中的比重，從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六；在機器拖拉機站拖拉機工作隊員中的比重，從百分之一增加到百分之十。

在戰爭經濟時期，蘇聯政府曾建議集體農場提高每一有勞動能力的集體農夫及集體農婦在一年中應當操作的勞動日之最低限度；曾經規定春耕日子裏，翻土、播種以及收穫時期應當操作的勞動日之數量。每一有勞動能力的集體農民勞動日之總數，由一九四〇年的二百五十四個勞動日，提高到一九四二年戰爭年份的三百五十

二個勞動日，結果顯示出不僅個別的集體農場，而且整個區域凡有勞動能力的集體農民都能完成所規定的最低限度之勞動日。

同時集體農場的勞動生產率也增加了。這在集體農戶，有勞動能力的集體農民的播種面積之增長上，以及在拖力（指牛馬及機械的拖曳能力而言）之增長上找到了它自己的表現。在戰爭時間內，蘇聯每一集體農戶的播種面積從一九四〇年的五點三公頃，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七公頃；在每一有勞動能力的集體農民方面的播種面積，從一九四〇年的三點三公頃，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四點三公頃；在集體農場和機器——拖拉機站每一拖力方面的播種面積，從七點三公頃增加到八點八公頃。

勞動生產率以及勞動紀律的此種增長，足以彌補蘇聯戰時農村經濟技術基礎之被削弱。這些困難的克服，是用限制農村勞動力之動員，儘量增加農業機器配件之製造，並把戰爭經濟初期曾被停止出品的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生產之恢復等方法來進行的。

但不管農村經濟技術基礎嚴重的削弱和勞動力的減少，在蘇聯未被占領各區